



乡村摸鱼记

□作者:吕传彬

夏日美味爱悠长



□作者:袁秋茜

“卖冰一声隔水来,行人未吃心眼开。”杨万里的这句诗,一下子唤醒了我的童年记忆,亦让我想回到魂牵梦绕的家乡,品尝母亲做的夏日美味。

于是,我给母亲打电话,告诉她我向单位请了两天假,打算回去歇一歇。她听后满心欢喜,说李子树上还留着几个李子,桃树上的桃子已有红晕,地里的甜瓜熟得很……母亲描绘的家中瓜果,让我垂涎三尺。挂完电话后,我迅速收拾好衣物,坐车回家。

到家时正好是午饭时间,母亲早就做好了一桌菜,见到我回来,笑盈盈地接过我身上的包,吩咐我去厨房吃饭。“哇!今天这么丰盛呀,都是我喜欢的菜!”我大声称赞着。父亲从冰箱里拿出了一瓶橙汁,乐呵呵地说:“你回来了她高兴,忙了一上午,杀鱼煮虾。”我知道,每一次我回家,母亲都会用美食来迎接我,这些年从未变过。

“丫头,快尝尝我今天做的葱香油爆虾,看看味道如何?”母亲夹了一只被爆炒得金黄的虾放进了我碗里,满眼期待地等我回答。“那是相当好吃啊,虾肉嫩,汁味浓,堪比大厨手艺……”我一边吃一边夸,母亲听后非常开心。她得意地和父亲说:“我就知道孩子喜欢吃,让你多买点儿,你还担心吃不完,这下不用担心了吧?”

童年里,每逢夏天,我都会跟着哥哥们去河边钓龙虾,钓回来的虾让母亲爆炒。母亲热过油后用大火爆炒蒜头和辣椒,接着放入处理好的龙虾,倒上老抽和料酒,不断翻炒,直至红彤彤的虾散发出诱人的香味,再用大碗盛出来。小时候的我啊,最盼望夏天的到来,最馋母亲做的油爆小龙虾,最爱在槐树荫下吃着龙虾吮吸着手指,那是多好的时光啊!

“别光吃虾,你妈拿手菜不止一个,吃炒菜,喝喝汤……”父亲给我又倒了一杯橙汁,让我多吃菜。母亲做的丝瓜炒毛豆清爽可口,黄花菜炒鸡蛋香嫩留香,糖醋茄子酸酸甜甜,凉拌黄瓜清脆怡人,我无一不说好。我吃得满嘴油光,吃饱了还不忘喝两口冬瓜虾仁汤,母亲看着我的模样甚是满足,父亲则在一旁看着我们笑。

饭后,母亲从冰箱端出切好的甜瓜和洗净的李子,我们坐在庭院里边吃边聊天。“丫头,你在外面买水果吃吗?别舍不得,夏天天气高,多吃点清凉的水果,别亏待自己。”母亲宠溺地接过我吃完的瓜皮,又递了一瓣瓜。

“妈,你怎么这么厉害呀?做的饭菜那么好吃,种的瓜果又大又甜,这个夏天要是能一直在家就好了,每天都能吃到美味。”母亲听我这么说,脸上的笑容微微漾开。她略带神秘地告诉我,晚上她将做一道我从来没有吃过的新菜,是她某天突发奇想尝试做了一次,发现非常好吃,想着等我回来一定要做给我吃。

满怀好奇的我等到了晚上,目睹了母亲做的全过程。原来是烙丝瓜饼,将新鲜的丝瓜切成碎了,和在面粉中,再加上葱花和鸡蛋,搅拌均匀后放到油锅中炸。不一会儿,黄灿灿、香喷喷的丝瓜饼就出锅了,我轻咬了一口,满嘴的鲜嫩清香,一点都不油腻。我忍不住吃了一块又一块,直夸母亲的创意棒。

乡间的晚风悠悠地吹,我们一家人坐在院子里纳凉。母亲问:“回家开心吗?”我用力地点了点头。当然开心,人间烟火气,最抚凡人心。在家乡,在父母身旁,我的夏天不再苦闷,而是幸福无比。

悠悠夏日时光,值得我珍惜的不仅仅是美食,更是美食里藏着的母亲浓厚的爱意啊……



在火车上和朋友聊天,说起了在家上班的种种。朋友坦承道:“在家上班当然好,有更多摸鱼的机会。”这话听得我哑然失笑,因为“摸鱼”这个词现在是个流行的网络用语,化自“浑水摸鱼”,指在上班时间不干正事的行为。但在我们小时候,“摸鱼”却是一个更常用的词汇和行为。

我的老家是传统的鱼米之乡。田里是收一季稻,再种一季麦,而无数的河汉湖泊就是大家养鱼捕鱼的场所。

捕鱼和打鱼,是以渔为生的职业,需要渔网和渔船之类比较专业的设备,一般人做不了,只有摸鱼,门槛较低,尤其必须在浑水中才能有所收获,因此成了不少老家人的一项营生。

我们庄里摸鱼最厉害的应该是我儿时发小帅三的爸爸帅大叔。帅大叔长得高大威猛,嗓门大又喜欢开玩笑,还有些文化。我最早看的《射雕英雄传》小人书,就是他买的。他自己先看完,又借给我们小孩子们看,还常津津乐道地给我们剧透。

让我印象更深的是帅大叔会摸鱼。他摸鱼多是在冬天进行,一来因为没有农活忙,二来冬季水浅,适合摸鱼,三来因为快到年节,乡人有“年年有鱼”的需求。大冬天里,自然不能赤身下水。帅大叔有一套行头,就是我们叫“皮袄”的衣服。这其实就是一件可以从头套到脚的简单皮衣,摸鱼人穿了

这行头,不怕水浸,也不怕冷,可以潜水摸鱼,甚至可以在三九寒冬的日子里游到冰层下摸鱼。

我们那时常常观摩帅大叔摸鱼。他穿着黑色皮袄,宛如后来电影电视里常见的蒙面杀手,走到不太深、又没结冰的河里,他就一顿乱踩,沉睡在河底或者卧藏在淤泥里的各种鱼儿就被迫游动起来,这时的鱼儿往往昏头昏脑的,有的甚至会跳出水面落在附近的冰上乃至岸上。因此帅大叔看着就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地抓到一条又一条鱼,潇洒投掷到挂在腰间的篓子里,很快满载而归,看得我们一众小孩羡慕不已。

我回家说起帅大叔摸鱼,父亲笑道:“那有什么!我以前也会摸鱼,比他会摸,摸得比他多!”我不太相信,但也不敢质疑。母亲这时就会作证说:“有一年,我和你爸都已经定了亲了。过年时,你爸到我们那边河里摸鱼。我们小陈庄姑娘都看见他了,还说:‘大虎女婿是个水鬼!丢死人了!’”母亲的小名叫“大虎”,因为生于虎年,又因为是七个姊妹兄弟的老大。她向来天不怕地不怕,但被人说了对象像“水鬼”,十八岁的大姑娘也躲到厨房里偷偷落泪。为人妇为人母之后的母亲也总会补充说:“哪个有正事的人会上摸鱼呢!”

父亲逐渐淡出的摸鱼活动,我们这一辈自然更少体验,但我堂姐爱珍摸鱼的事让我终生难忘。

那个初冬的下午,我们从家里吃了午饭后再

回学校上下午的课。路过学校边的吕庄时,看见一帮人在河里刮水,他们在小河中垒起两个小土坝,形成一个小池塘,然后用水盆乃至双手把小池塘里的水舀了捧了浇出去。眼看小池塘里的水越来越浅,各种鱼儿已经开始垂死之前的急蹦乱跳。我们看着觉得热闹,身旁的堂姐爱珍却看到了一顿美餐。她兀自脱了鞋子,卷了袖子,本着“见者有份”的执念,她沿着河畔下到小池塘里,要跟人家一起摸鱼。

吕庄人怎么起哄也吓不走从小倔强的堂姐。她一口咬定“这小河是国家的,公家的,不是你们吕庄的,也不是你家或者他家的!”那一帮男男女女拿她没办法,只好任她也参与“浑水摸鱼”的集体撒欢活动。我和堂妹等人看了一会儿,不敢等她,就跑去学校上课了。当天晚上,听母亲说,爱珍堂姐那个下午没去上学,却装了一书包的鱼回去,惹得二叔二妈两人又爱又恨,少不得晚饭桌上一边吃鱼一边骂了她一顿。

我的两个叔叔,以往过年时也会到池塘里去摸几条鱼回来,准备过年大餐。但摸鱼这种技艺和生活方式,终究是渐渐式微了。

“摸鱼”自然不是个职业,但这个词在各种白领职员口舌之间,意外获得了新含义,并在这个早晨意外地勾起了我的乡愁。



夏日时光长

□作者:刘建梅

河边那一排凤凰花,不知何时已悄然开放了。我知道,夏日已翩然而至。

六岁那年的夏天,父母迫于生计,都外出打工,暂时把我寄养在外祖母家。虽然一年难得见到父母,但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幸福快乐的,我想一定是因为外祖母的疼爱和那里的山水所给予的快乐。那些自由自在的玩耍时光,那些外祖母变戏法似的做出的各种“山珍”,那些外祖父每晚必讲的神奇故事,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我。每到夏天,轰隆隆的雷声响过之后,倾盆大雨把大山上名目繁多的山果冲刷得干干净净。我和大山里的小伙伴们就开始出动了,到山里摘山果吃,口渴了就喝一口清甜的山泉水。如果是晴天,我们会四脚朝天地躺在草坪上或者树荫下,美美地享受那山间的夏日柔风。虽然至今我都不知道那些山果叫什么名字,但它们确实实地给我的童年增添了难以忘怀的乐趣。

初中时代正是我沉迷于阅读的时期。那年的夏天,离学校不远的邮局门前,有一个书报亭,看档口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阿姨,她女儿和我是同班同学。那时没有钱买书,但那些书对于一个爱书的孩子来说,又充满了无穷的魅力。于是,我就经常在放学后跑到书报亭蹭书看。那时看过的书就有余秋雨的《千年一叹》,冰心的《繁星》,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,还有《苏菲的世界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……每次都读到阿姨快要打烊的时候,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看到我这么喜欢看,那位好心的阿姨就多开了一把小小的风扇,专把风吹向我和其他几位看书的孩子。炎热的夏日里,那一阵阵凉爽的风儿,带给我的就不仅仅是体感上的惬意,更有内心里满满的幸福感。

到了高中时代,我就基本没什么时间阅读课外书了。一天到晚,几乎都是泡在高考必考的学习资料里。高中三年,那些夏日,都是在热烈的学习氛围

下度过的,因为我们心中都有一个梦想:从乡村中学考进一所理想的大学!那些为梦想奋斗的日日夜夜,是那么充实而幸福!或许也只有那时,我们才能体会到那种充实的幸福。六月的风很快把高考吹远,等待高考成绩的时候,我和母亲正在水稻田里挥汗如雨。母亲说,一分耕耘,一分收获,付出了才有收获。后来高考放榜了,结果真的印证了母亲说的那句话。

如今,外祖父母与那个宁静的小山村,还有那个带着时代印记的书报亭,都早已成为尘封的记忆。物是人非,然而夏日时光依旧充满活力,我常常会约上三五宝妈,带上孩子,到郊外去,或扑蝴蝶、骑行、野餐,或欣赏一片烂漫的山花,听一曲泉水叮咚的演奏,享受远离喧嚣的宁静。大人小孩各得其所,各得其乐,不亦快哉!

夏日幸福时光长。岁月深深,人生有味。



夏日滩涂 肖明摄

瞧瞧,我的老年助餐新体验

□作者:朱世宽

就在今年,我在社区有了老年助餐的新体验。

我是一个年逾八旬的退休老头,家住南谗区龙蟠街道文昌花园社区。去年3月老伴不幸病逝,突然间我由一个“空巢老人”一下变成了“独居老人”,原本五十多年如一日的正常生活秩序瞬间被彻底打乱,特别是每天的一日三餐成了一大难题。

正当我一筹莫展时,听说社区办有老年助餐点,可以帮助老年人解决就餐困难。于是,孤身一人的我,为减少一日三餐“买、洗、烧”的麻烦,今年决定去社区老年助餐点就餐。

刚开始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,走进了小区内老年助餐点。这个助餐点,据说条件很好,是挂靠在经市民政局认定的一家居家养老服务机构里。走进餐厅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宽敞明亮的厅堂,整齐划一的桌椅,温馨的墙饰,

不禁让我眼前一亮,心头一热。尤其是挂在墙上的老年助餐点信息公示栏,更加引人注目。近前观看,颇有感触。这个十分抢眼的“信息公示栏”,真可谓内容丰富,“干货”满满。上面有“食品安全管理制度”“助餐补贴政策”“助餐补贴流程”,还有“每周食谱公示”“食品经营许可证”“套餐收费标准”等等。足见,在此就餐,大可放心。

经过几个月的就餐体验,我也有了一些新感悟。除了舒适的环境、可口的饭菜(老人们戏称“饭菜四不”,即不咸、不辣、不硬、不凉)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之外,助餐点员工那阳光灿烂的笑容、和蔼可亲的态度、细致入微的服务,更为我的生活平添了些许情趣和温暖,每次就餐心里总有一种到家的感觉。特别是在此我还结识了一批新朋友,彼此十分亲热。从而让我逐渐摆脱了孤寂的消极心理,走出了丧偶的悲情

阴霾,并对自己未来的晚年生活充满期待与憧憬。一幅“敬老、爱老、助老,惠老”的温暖画卷正在我的眼前渐次铺展,令人心驰神往。

过去的一年里,我一直生活在痛失老伴的“寒冷”之中。然而,由于有了老年助餐的新体验和感悟,让我感受到了“温暖”,享受到了“温暖”。我深知,这一可贵的“温暖”,源于新时代、新政策、新举措。



望归 徐群摄